

散文組 高雄獎

# 害怕眼睛

蘇信嘉



## 蘇信嘉



### 簡歷

路竹人，在科學園區工作。比起風景更喜歡動物的眼睛，那裡面有世界最初的模樣。

這裡能說的太少，可以去我的 ig(after5042) 聽我慢慢說。

### 得獎感言

感謝辛苦的承辦人員，還有評審老師的青睞，很榮幸能夠得到這個以故鄉為名的獎。希望這篇文章能讓讀者感受到自己的存續建立於某些犧牲，願有朝一日所有生命都能被好好對待。

## 害怕眼睛

空曠的田野，冬天的風呼呼吹著，天高地廣，野草蔓長，野狼的引擎聲在無名的小路間迴盪。只見零星有幾群棟舍聚集，旁邊矗立著飼料桶。離豬場越近，熟悉的味道漸濃，但自己早已習慣那混著糞尿水、飼料灰和體液的味道。天現微光，可以聽見棟舍內有零星的蠢動。部分的豬醒了，現在大概正無聊地嗅聞著地板，或用鼻部去翻弄仍在夢中的同伴。

繞過紅磚牆，嗡嗡聲滿天，靠著牆倒置著三個大塑膠箱，上面爬滿蒼蠅，昨天集中的豬屍清晨剛被運走，蒼蠅就著流了一地屍水正大快朵頤著。這裡的蒼蠅長得異常肥大，除了振翅聲大選會一直往身上撞，像是穿過電視雜訊。

休息室一共有三間房一間浴室，由於地處偏僻，豬場又需要二十四小時有人待命，所以有些同事就住在豬場裡。打完卡才見組長打著哈欠從房間走出來，他是科大獸醫系畢業的，但沒考到執照，主要負責現場簡單的疾病辨識跟治療。待另一個同事起床後我們簡單地分配了一下今天的工作。豬場內由週齡大至小分為A到F棟，我今天被分配到由F棟巡起。

因為是冬天，E、F棟內每欄都吊著藍色塑膠帆布的小帳棚，裡面各有四個保溫燈。每日巡視主要的工作就是確認食物和飲水，以及觀察豬群狀況，帶一支測溫槍，依照地板的溫度來增減保溫燈的數量，或升降帆布調整進風量。上述工作聽來單純，但只要一跨過圍欄，整棟的豬群躁動起來，很多事情就會變得難以控制。小豬開始全部往走廊這邊的圍欄擠，一隻疊踏著一隻，在



下方被壓著的不斷發出尖叫聲然後掙脫，後退，再拼命往上疊，像不停翻湧的海浪。開欄門的時候，我一邊大聲嚇著，姿勢蹲低並時時注意雙腳間的縫隙，以免小豬滑溜溜的皮膚，咻一下從縫隙溜到門外去。

小帳內因保溫燈而呈現橘黃的顏色。氣溫保持在二十八到三十度，地板撒了一層麩皮，欄內的豬幾乎都集中在這。在牠們的踩踏翻弄下，空氣裡滿是粉末。一邊用腳撥開面前小豬海，一邊用眼睛掃視豬隻的狀況。牠們好奇地啃嚙，用初生的乳齒大力咬著，站立的高度還不及雨鞋，穿著雨鞋感覺像是指壓按摩。

我走向飼料桶，打開蓋子看見昨日才打到滿桶的飼料已經快要見底。接著我蹲下轉了轉底部的轉盤，確認沒有卡料。確認完兩個料桶後我站起來，任由小豬海在我腳邊翻來撞去，再次掃視確認有沒有問題豬隻。特別是那些沒有靠過來的，大多時候搶料也是搶輸，要觀察牠們的耳朵或四肢有沒有異常，活動力夠不夠。

確認完後從小帳鑽出到欄位後方，地上厚厚一層污泥，有些地方露出冷灰的水泥色。這裡連帳內的小豬都不願意跟出來，只有零星幾隻小豬。兩隻就著飲水乳頭喝水，五隻從之前就抱病，分散癱在地板，體表畫著藍、紅、綠色蠟筆痕表示牠們接受過三種不同藥物的治療，但看起來仍不見恢復跡象。可能是受不了其他豬的翻弄踩踏，才勉強跑到帳外的吧。身材看來還未見骨，還不用移動牠們。在靠近第二欄側的牆角，有三隻小豬正用鼻子戳弄，又咬又扯一隻死掉的小豬。除了腹部的起伏，死豬和睡豬躺姿也有微妙的不同，看久了很容易就能分辨，很多時候得靠這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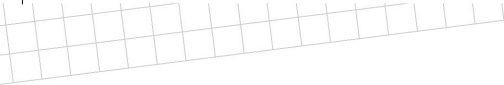
覺在豬隻密集的地方挑出死豬。一發現必須盡快移除，否則等牠的身體被咬破，內臟被拉出來散亂一地的時候，收拾起來就麻煩了。我走向牠，戴上手套，拉起牠的右後腿往籠門拖，牠身上裹著一層厚厚的汙泥，戴著手套其實更滑，但我一直不是很能適應赤手摸屍體的感覺。經過小帳的時候，小豬海嘯又襲來，咬我，咬牠，用牠和我玩拉扯遊戲。

到了欄門前，無法用一隻手撥開鎖頭兼防禦小豬，只能先把牠丟出欄外，落地「咚」一聲，很沉。接著出欄，繼續往後面欄位巡視。今天F1死了一隻，F4死了兩隻，還算正常。我從走廊盡頭一手拎著一隻到棟舍門口，也把第一欄那隻移過來。從外面的水龍頭接水管，用小流量的水清洗牠們的身體。先把手套洗淨後脫掉，拿著水管一面沖一面用手搓掉牠們身上的汙泥，心裡唸著：「較早解脫嘛好，離苦得樂，去菩薩身邊修行，來世莫閻做豬。」洗完後牠們變回出生時的嫩白，看起來就像睡著了。我把牠們往後拉一點，免得等等被陽光照到。蒼蠅已經來了，在牠們微張的嘴裡和眼皮上處聚集。

再巡完E棟，已近休息時間，我走回休息室。看見組長在D棟跟休息室之間的走道，手上拿著一把刀和棒狀磨刀石像削甘蔗一樣削著，發出金屬摩擦的尖銳聲音，旁邊有一臺藍色拖車，上面放著一隻死掉的架子豬。血不停從牠的鼻孔滴落，在水泥地上積成一灘暗紅色血漬。

「阿嘎，你還沒剖過豬吧？要不要用這隻練？再拍照給我就好。」組長的手仍不停磨著刀，「不勉強喔。」他補充道。我說好，上前接過刀。組長把刀給我之後就走進休息室。我稍微扳





了一下牠的腳，屍體已經開始發僵。在這之前只看組長示範過一次。我憑著記憶及口訣，先用刀捅進後腿與身體相連處，向外割斷，再將其搬折一百八十度，直到「啪」一聲，前腿同樣。接著捏起肚皮，一刀、一刀在肚子上劃出破口，劃到胸腔後再把腹腔內膜劃開，內臟迸出。最後由肋骨中間往上用類似鋸子的手法鋸開，再將其扳開，讓整個體腔露出於視野。

由於是初次操作，不懂得拿捏力道和刀尖插入的深度，展開體腔時發現心、肺、肝已被我劃得糊爛。我不會判斷，組長也沒說要拍哪裡，只好拿著手機亂拍一通，盡量把每個內臟的徵狀拍清楚。傳給組長後，他回傳說是HP（副豬嗜血桿菌），要我下午進舍採針。基於好奇，我想把這樣的情況記下來，於是將各個臟器放在手裡仔細端詳。劃破心臟，擠出黑血，這才發現我忘記戴口罩，一股氣味衝進我的鼻腔，我曾經聞過，那是濃厚的，死的味道。此時拖車和地面已是一片血淋淋，水溝被染成一條血河。我把內臟塞回牠的體內，將牠的左半身像蓋蓋子一樣闔上，接著拖到集中屍體的地方。大量的血水仍不斷流淌，沿路留下血痕是牠在世上最後的記號。丟進塑膠箱後牠的內臟又散了出來，牠的眼神上吊，露出大片的眼白。把拖車和地上的血漬沖洗乾淨後，回到休息室準備吃午餐。

雖然劃下第一刀前有些畏懼，但幾刀後馬上就習慣了。只剩那味道還漫在鼻腔裡久久不散，手上還留著臟器軟黏的觸感和餘溫。今天輪到同事出去買便當，他買了三個排骨便當回來，我還是吃個精光。

休息時間後我開始準備下午的工作。把玻璃瓶內的藥劑搖

晃均勻。插上自動注射器。換好新針頭。把蠟筆和備用藥放進腰包。「這批咳好一陣子了，但這幾天有擴散的跡象，你進去挑能打的打，看到背劍或划水直接挑出來電掉」組長留下這句話後走出休息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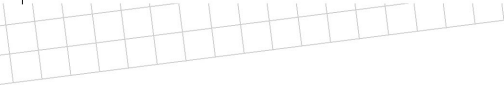
我本來很喜歡這個團隊。組長認為雖然是經濟動物，但牠們也是命，所以我們過去會把病豬挑出來獨立關一欄。投藥、打針或親餵配方奶，在他的指揮下我們會幫助病豬直到牠自然死亡（當然也有奇蹟似復原的案例）。但這件事被公司知道後，上面下來一道命令，要我們停止這樣的行為，看到明顯沒救的，直接電掉，這樣比較省成本。

C和D棟都是養架子豬，也就是剛過離乳期，未到增肥期的豬隻。體重大約十五到四十五公斤，牠們的已經長好的牙齒以及幼時留下的壞習慣，常常把我的兩隻小腿咬得青一塊紫一塊。還在棟舍門口消毒時就可以聽見裡面密集的咳嗽聲，我暗自希望今天能夠不要電太多隻。

找出病豬的方法很簡單，站在欄前，等牠咳嗽。鎖定之後快速翻過欄杆，假裝左顧右盼邊從後方靠近，到手可及的距離時快速將針插入後頸，注射，抽出，劃上記號。這些事得在須臾之間完成，否則豬一掙扎，輕則歪針，重則被撞倒在地，滿身污泥不說，在受驚的豬群底下，隨便被踩上一腳可不是開玩笑的。

背劍的意思就是豬隻因為體瘦而露出脊椎，在背上一條似劍。因為搶料的關係，所以其實每欄或多或少都有，只是程度的差異。而划水則是病情已經影響腦部，使牠無法站立，只能側躺





著不斷動腳。這樣的豬身體一定虛弱，舍內流行什麼病一定有牠們的份，在欄內形同一個會動的傳染源。即使如此，我仍把挑選標準放得很寬，背劍若皮沒有貼到肋骨，步伐歪顛，不挑。划水若把牠扶起來還能走個兩步，放過。即使這樣，二十幾欄巡完還是挑出了十三隻。

得把牠們集中到門口的變電箱。背劍還能用慢慢用趕的，划水就只能拖，雖然倒地不起，牠們掙扎的力氣還是很大，能輕易踢開我的手，不斷發出淒厲的叫聲，使整個棟社的豬群更加躁動。我看著這樣的景象，幾秒內，我一條一條剪斷我的感性和批判，直到能夠木然地動作。

從牠們進到豬場開始，便被細心呵護長大。但到這個時候，連要結束牠們生命的道具都很省成本。從廢電器隨便剪下一段帶插頭的電線，把末端兩股撕開，去掉膠皮，把裡面的銅線分別綁在兩個加起來六十元的導電夾上，電豬繩就完成了。再來只要把夾子一個夾在豬的耳朵，一個夾在肚皮，不理會那淒厲的悲嘶。把電閘往上扳，把插頭插進插座，一切就結束了。

插入，僵直。  
拔出，四肢顫動，發出悶哼。  
插入，僵直。  
拔出，口水橫流，仍有呼吸。  
插入，僵直。  
拔出，兩眼圓睜，一動也不動。  
插入，僵直。  
拔出。



插入。  
拔出。  
插入。  
拔出。

從我幫牠們夾上夾子後，牠們拼死掙扎的同時一直盯著我看，直到被電到瞳孔開散。我看了看身旁，深深吐了一口氣。我還得重複這動作十二次。

當第一隻被電的時候其他豬隻激動到近乎瘋狂，場面一片混亂。幾分鐘後，我站在一堆豬屍旁，棟舍內安靜了許多。牠們的姿勢都一樣，兩隻眼睛睜大著像在問自己為何得這麼唐突地接受死亡。深吐了一口氣，去拖來藍色拖車，把牠們一隻隻甩到車上，堆成一座小山，走向屍體集中處的路上因顛頗使得豬屍不斷滾落，我一次又一次撿起來，最後一隻一隻甩進塑膠箱裡，牠們的黑眼球仍停在正中央，像在瞪著什麼。

全部丟完後蓋上帆布，用磚塊壓好。回到D棟，按下打料的按鈕，馬達啟動，飼料從管線內傾洩而出，豬隻群起騷動，全部擠向飼料桶，津津有味地大口吃著。



散文組 高雄獎

## 〈害怕眼睛〉評語

廖鴻基

與親情、友情、愛情等幾乎被寫到飽和的題材相比較，本篇作品以養豬場為背景，以獸醫專業視角，以冷靜平淡的筆調，帶引讀者親臨現場。這篇文章成功將文學題材跨一般性的向外延伸，將文學觸角伸向各行各業，伸向我們社會並不遙遠的某個角落。

作者文字樸素，平淡而真實的寫出畜牧管理場上鮮為人知的巨大無奈與悲傷，血腥和殘忍，難得的是作者並未置身事外，(我們似乎也都參與其中)。本篇作品不唱高調，不形而上，殘忍和死亡血淋淋就在我們身邊。

感性埋在字裡行間，惻隱之情隱在作者心底，批判深藏文字邊緣。生活中的每個人都有需求，現實生活難免面對存活與死亡問題，本文讓我們意識到，沒看見不代表不存在。

